

后来我就把北京郊县杨家峪等所有的老村都跑遍了,偶然发现山地合院还是挺符合我们项目的特点,它依势而建,没有北京四合院这种规准讲究,可以三合院,甚至两合院把一个拐角拐进来,我觉得这很好。后来我发现要达到“水镇”的诉求,就应该把建筑空间尽量打开,这跟乌镇在原有老街肌理上的保护、整治、恢复重建很不一样,是一个新的建筑形式的探索,这是一个纯粹的旅游景区项目,这个项目借助北京周边区域建筑特性和文化,是一个代替原有钢瓦房的旅游目的地建设项目。古北水镇是在一片白地上建起来的,它是一个景区,它不是一个历史街区的保护,乌镇是一个历史街区的保护,所以在乌镇我很谨慎,动哪个房子,修哪个房子都要考虑建筑的诉求精准。

## 时间赋予建筑新的意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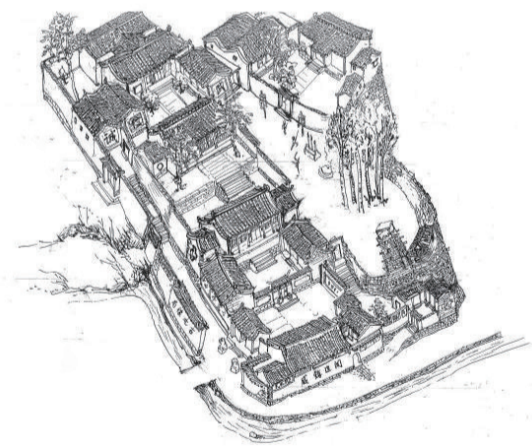
Q: 乌镇里的许多剧场也是你操刀设计的?

A: 好的建筑不一定在所在地当上“主角”,当上“一号”,但肯定是与当地风貌、环境协调的,我没学过建筑,但是乌镇西栅最早的剧场——水剧场,是我设计的。它原来是一个甲鱼塘,这一块我最晚动手。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做什么东西呢?12年前我做甲鱼塘水剧场时,只有一个想法:怎么美怎么建。我记得第一次赖声川老师看这个剧场时说:“陈总,这个剧场座位的比例不对呀,比例没有这么缓、这么大”。我有时候很偏执,就不肯改,为什么不肯改?因为这个剧场不演戏的时候比演戏的时候还美,这是它的特点。在我们筹备乌镇戏剧节时,公司下决心要建一个正规的室内的大剧场,赖声川老师向我推荐了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姚仁喜老师。我手写了一封信给姚老师,希望未来大剧院一定要突出“协调”,在高度体量上不要突兀,并提出围绕乌镇“水”文化的“并蒂莲”概念设计。大剧院有个细节,它是阴阳两面,阳面用的是定做的大青砖,每一块砖都要打洞,每

一个洞都在不同的位置,然后这堵墙砌起来是倾斜的,另一边临水建筑外造型是木制冰裂纹,这是我替姚大师出的主意,我说公司仓库中有许多我早年从舟山、定海收来的老船木,质地十分坚硬,用这些水中浸泡多年的旧木料做大剧场外型肯定会出彩。西栅评书场是我设计的,蚌湾剧场、秀水廊剧场,还有国乐剧院都是我设计的原建筑。后来赖声川老师主导专业团队在老建筑基础上改造成现在的小剧场。建筑师他们比我更有思想,他们必须要独立地为每一个建筑付出,让它们成为自己的作品,要在一堆建筑里一眼就看出这是他们设计的建筑。我就不一样,我喜欢自己做的每一个建筑在一堆老街房子里看不出来,要的是整条老街的和谐与风貌。我从东栅开始画图,最早画的就是财神湾,画完后问街坊邻居原来是不是这样的风格?现在我们团队也有专业的建筑设计师,有国外学建筑回来的年轻人,每次方案讨论时我都跟他们交流,我认为建筑除了感性,更多是理性,应该更多地站在人的角度、站在美的角度或者站在功能的角度考虑建筑设计。

Q: 关于建筑设计,未来有什么打算?

A: 我现在在建剧场建上了瘾,古北水镇有个长城剧场,规划方案也是我做的,当时爬上那个山顶,觉得这里就应该建个剧场,如果建酒店,就辜负了这块土地,因为它背后刚好是一段长城。日本国宝级大导演铃木忠志先生,第一次来看长城剧场,一个人坐在那里一个多小时,他说他太喜欢这个剧场了,问我是怎么办的?我说我在水剧场的基础上,在座位的高度、比例上把问题解决了。他说,这剧场虽然从严格的室外剧场要求来看有很多毛病,但它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现在每年他都会带着他的日本剧团到这个剧场来演一出戏,每年会举办一个铃木戏剧大师训练班。我现在在贵州做项目,自己还在设计一个麦田剧场,我希望这个剧场跨出来一步就是麦田,它生长在田野里。●



乌镇总设计师 陈向宏